

乐瓷雅士

融汇创新 青出于蓝

□□ 钟莲生

陈烈汉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陶瓷艺术家。受时代特点的影响，陈烈汉在陶瓷艺术的创作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时代特色。

1983年，陈烈汉考入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通过4年的学习，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陶瓷艺术创作、设计基础，也掌握了景德镇各种陶瓷艺术的表现语言和传统工艺。这种基础，对他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入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陶瓷系硕士研究生后，对于现代装饰、设计的学习研究，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艺术思维。在现代艺术运动中，尤其在“八五”艺术新潮以后，现代陶瓷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作为现代青年陶瓷艺术家，陈烈汉也以巨大的热情，创作了大量既有现代文化思考，又有创新精神的现代陶艺作品。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影响，陈烈汉全面地介入了现代陶艺创作、现代陶瓷装饰、现代陶艺的创作领域。

由于工作原因，陈烈汉能够有机会跑遍中国各大窑系，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各大窑系的文化性质和艺术特色，并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作。这种艺术创作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构成了陈烈汉陶瓷艺术的一大特色，这是许多从事某一单项陶瓷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所难以企及的。翻开陈烈汉的作品集，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中既有笔法苍劲的陶瓷绘画，又有简洁、概括的现代陶瓷装饰，还可以看到意象和抽象结合的现代陶艺作品；既可以看到景德镇窑的现代青花、古彩瓷盘，又可以看到钧窑、龙泉窑、耀州窑等各种别开生面的传统陶瓷作品；既可以看到笔法严谨的青花、古彩，又可以看到笔法粗放、苍劲的寒梅铁枝；既可以看到刀法流畅的刻划花，又可以看到手法凝重的泥条盘筑……陶瓷艺术创作形式的全面性、窑系的齐全性、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创作观念的丰富性，都体现出陈烈汉在陶瓷艺术创作上的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青花《采莲图》箭筒，便是他的一件颇具现代审美价值的作品。这件作品取材于陈烈汉对故乡江西广昌“白莲之乡”的生活感受。运用现代装饰变形的手法，将妇女早出采莲的生动生活场景、藕塘采摘的丰富画面、满载而归的丰收喜悦，分三层连贯地展现于箭筒之上。作品笔法细腻，装饰性极强，青花分水浓淡有致，把中国传统青花艺术与现代的表现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堪称现代青花艺术瓷的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种简洁、概括、细腻的装饰风格，也使陈烈汉成为中国现代陶瓷装饰艺术这一领域中，少数几位具有开拓性的艺术家之一。

然而，陈烈汉对现代中国陶瓷艺术的探索并不止于此。他对中国其他窑系的艺术陶瓷，同样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艺术表现。他的钧窑作品《蓝天红燕》，通过釉色的流变，生动地表现出中国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韵味和魅力。他在陕西耀州窑的陶瓷创作，则运用了流畅粗放的刀功，如行云流水般的一挥而就，把耀州窑的质朴，古雅的艺术特色和现代装饰艺术融为一体，既具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感。为此，陈烈汉对中国各大窑系的这类陶瓷艺术创作，既发扬了各大窑系的传统特色，又注入了时代精神和审美要求，使这些传统的陶瓷艺术形式，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并展现出时代的风采。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几年来，陈烈汉集中精力在浙江龙泉进行青

瓷创作，创作了一批既有内在精神内涵，又有新颖独特的表现形式的青瓷作品，代表作品有《凤舞九天粉青瓶》、《粉青孔雀开屏》、《粉青万事如意尊》、《梅子青如意》、《米黄太平有象》等，这些展品锐意创新，充分挖掘青瓷材料美的潜质，注重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构思巧妙，造型独特，丰富了当代青瓷艺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代表性，充分展示了其陶瓷创作的风格特点与文化追求。

(作者系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如意》梅子青瓶 18×18×35厘米



《凤舞九天》粉青瓶 22×19×31厘米



哥窑龙耳尊 21×17×18厘米



《万事如意》粉青尊 23.5×19×18.6厘米

刚健清新 举重若轻

——品王文甫书法

□□ 李青瀚 上官爵

王文甫的书法圆润苍厚、纵横恣肆，劲放的笔力凸显无疑。多年来，他在创作中不断淬炼、修正自己的笔墨，并始终保持着非常独立的艺术个性。尤其是近几年的作品，更是以心驭笔、满纸灵动，将胸中丘壑尽付笔端。观其字，笔墨无言，却

奇诡丛生。书家不但用笔劲道，笔墨丰厚，而且结体古朴，布局开张自有章法。细细品来，其笔法、墨法、字法、章法井然有序而又别有韵味。

自幼习墨临池不辍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文甫，自幼受祖父影响，6岁便开始练习书法。几十年来临池不辍，已经达到了用笔如用筷，游刃有余的境界。习书之初，他对楷、隶、篆、行、草皆爱，尤以小楷、行草见长。成年之后，更是广泛学习古今名家笔法，集数家所长，融会贯通之下，最终形成用笔酣畅，点画遒劲，字形优美，结

构严谨的书体风格。王文甫深知，书法的艺术精髓源自于传统文化，追根究底，书法最重要的还是文化韵味。因此，他学习古人书法不但从字帖上注重其形，更注重其神韵和内容。他努力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精华，不论是作书还是题字，都力求神形兼备，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王文甫之用笔，虽然严格恪守前人规范，但却运用得如臂使指、收放自如。这种娴熟的笔法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他早期用笔中规中矩，中期则大开大合，而现在则已愈发趋向理法和意境，大有“随心所欲不逾矩”之意。笔墨变化间，他就像一个武林高手，手中无笔，心中有笔。笔若断若连，意到笔不到，似缓似急，有举重若轻的感觉。笔墨线

条上的轻重变化，来自于其炉火纯青的书法技巧，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在笔走龙蛇间墨趣天成，所得诸字皆风骨嶙峋。他的书法不但跌宕纵跃，苍劲多姿，且兼备健雅道丽之风。在横竖结合之下，一笔一画都似乎有了生命一般。

王文甫还把用笔与用墨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字利落爽劲，毫无浮怯之态，真正达到了神韵自成的艺术效果。书家对墨的浓淡干湿把握得非常精准，其笔墨干而不燥，湿而不浮，轻松但不轻飘，灵动而暗沉内力，笔轻意重，有光彩，有活力。纵观他的笔墨，其楷书大气磅礴；其行草笔走龙蛇，其小楷则字字如帖，行、草则师古不泥，融楷、行、草、魏碑、隶书为一体，刚健清新，结构严谨。不同的书体，需要不同的笔墨、不同的力度，而对这种火候的把握，完全取决于书家对艺术的感知。

师古不泥自成一家

王文甫为人厚道热情，豪爽练达，朴实诚孝。他将性情、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悟、对文化的体会以及对艺术的追求与理解，有形有色、有韵味、有节奏地表达在其富有形式美感和人文魅力的各类字体当中。他的座右铭——“师古不泥古吾书我法，汉魏有遗风自成一家”，体现了他独到的从艺理念。他主张广泛师法古今名家，临帖时不但要效法其形，更须注重神韵和内涵。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门艺术，更重要的是文化韵味，而书法的艺术精髓植根于东方民族传统，真

正的书法艺术应给人们美的启迪和享受。鉴于此，王文甫广收博取，精心临摹了古今许多名碑法帖，自幼临颜、柳，后学欧阳询，再追二王，又习汉隶、魏碑、行书、草书。怀着对伟人的崇敬之情，他还从“毛体”入手，并延及岳飞、张旭、怀素、王铎、傅山与当代启功、欧阳中石等大家范作，汲取了许多艺术精髓而力求融会。同时，他注重传统文化的修为，好读书，善写诗，不断扩充学养，用渊博的学识对其书法创作进行文化的浸染。如此以来，在历溯我国书法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锻造出他扎实的笔墨功底，形成他含有书卷意味和文化气息的较为个性的书法风貌：凝练爽劲，沉着秀雅，浑厚端静，清俊高雅，在我国当今书坛独具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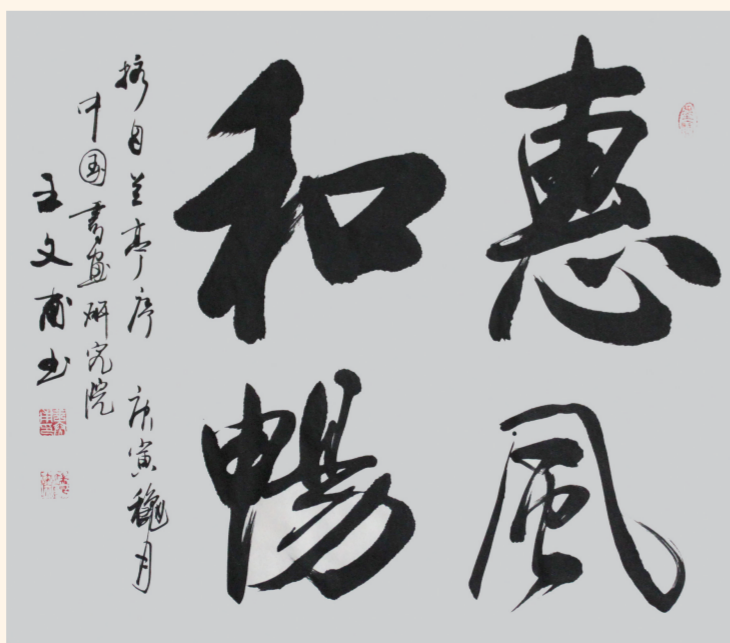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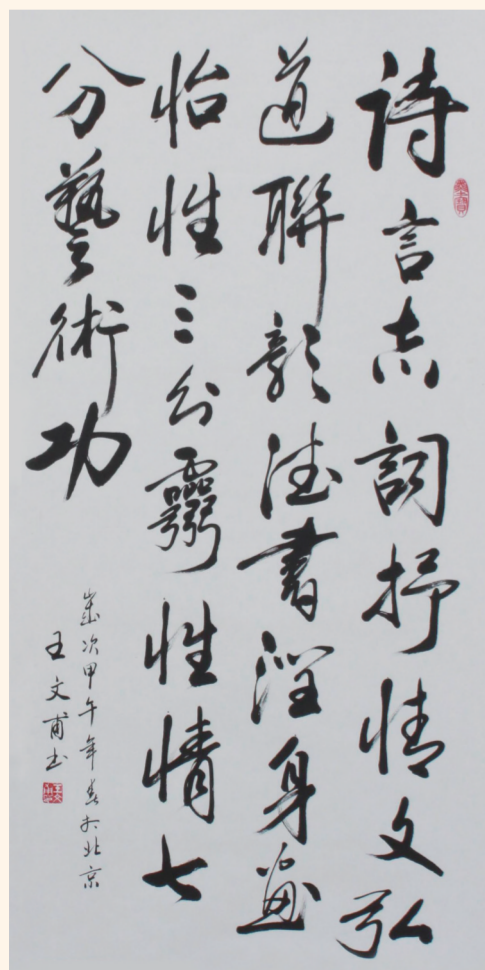
王文甫的书法创作涉及楷、隶、行、草、篆，对各种字体都有颇深的研究，而尤以小楷、行草见长。其行书主要吸纳了“二王”一脉的传统法帖精华，并融合其他书法元素，抓住书法抒情意味浓的特点，在自由的书写中表达出用笔的生动变化之美，符合法度而端劲外放，潇洒俊爽而度高韵远，浑厚而灵动，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

王文甫认为一个书法家写不好楷书，就不能称之为书法家，于是他把小楷作为主攻对象，成就最为显著。观其创作的《红楼梦》中诗词、曲、颂、对联等长卷，可知王文甫的一家，体现了他独到的从艺理念。他主张广泛师法古今名家，临帖时不但要效法其形，更须注重神韵和内涵。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门艺术，更重要的是文化韵味，而书法的艺术精髓植根于东方民族传统，真

他不求怪异，不随时风，寓大美于朴实之中，行行秀秀，含气韵在尺幅以外，实现了书法艺术动态美、静态美与音乐美三者的和谐统一。其静态美，骨肉停匀，有虚有实，有偏有正，有主有次，收放得体。其动态美源于他对古代书法传统观的深刻领悟，尤其是深得赵孟頫楷书的艺术思维方式，以超体的审美情怀去挑战传统小楷的局限，将赵体小楷的风骨秀逸、平和简静之气与流利妍美、丰神冲和的“二王”小楷书风相结合，并适度融汇了行草书的潇洒散逸。其音乐美，则是以深厚书写功底为依托，把握行笔的节奏速度，使前后韵律保持平衡且气势一贯，给人以厚重庄严而又优雅清新的美感。兼之，他统筹全局，巧于安排，章法有序，对字距与行距之间的虚实、疏密、疾徐、奇正等辩证关系有良好的把握。

近几年，基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王文甫创作了《金刚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小楷长卷。他是将自己内在的文化积淀与审美情愫化作神采飞扬及富有感染力的每一个字，遵规求变，点画工妙，气脉贯通，意念精密，强化线条质感的同时，又敢于发挥自己对小楷书法的艺术审美观，注重个性的抒发，集艺术性、知识性及趣味性为一体，并得到艺术界和收藏界的广泛好评。

一位朋友曾为王文甫题诗：“香堂村里一墅楼，水绕山环境清幽。挥笔长得闲雅乐，珠玑跃纸万人求。”难能可贵，王文甫以书为乐，长期守持着这一方心灵的净土，以精湛的书法艺术，为中国当代书法阐释出特有的笔墨精神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左：4月25日至5月1日，王文甫将应邀赴美参加“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中美艺术交流展”，因为将展出的作品。
右：王文甫书法作品《惠风和畅》